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08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星河 王逢振 选编



漓江出版社



2008

年度科幻小说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中国年度科幻小说/星河, 王逢振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9.1

(2008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501-1

I .2… II.①星…②王… III.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7823号

2008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选编者 星河 王逢振
责任编辑 郭金珠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58千字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501-1
定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序 言

星河 王逢振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008年是感情复杂的一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同时也经受了诸多严峻的考验。而对于中国科幻文学来说，2008年则是一个作品质量大大提升的年份，涌现出众多优秀的科幻精品。

科幻文学始终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动若脱兔》是一篇描述未来人类控制地震灾害的科幻作品，刊发于《科幻大王》2008年第1期；不料在刊发后仅4个月，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令人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尚未掌握控制地震的方法，甚至连准确预报地震都没能做到……但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有能力做到有效地控制地震灾害。

西方科幻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绵延不断，那种有力且有效的文化传承十分重要。而在今天的中国科幻界，年轻的科幻作家也正在逐渐成熟。郝景芳一直善于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科幻故事，再复杂的宇宙图景和再艰涩的前沿科技，在她的笔下都能变得十分轻松诙谐，《皇帝的风帆》就是这样一篇作品——但就是在这种看似轻松诙谐的叙述当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宏伟壮阔得以一瞥。而飞氲则用一篇小品式的作品《等待消逝的电波》，展示出一个孤独生命的落寞、愤怒与忧伤。七月的《催眠：他人之梦》通过一个情节紧张的科幻故事，描述了主人公因催眠而导致的多重身份变换，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 he 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赤色风铃的《有钱人》是一篇近乎童话的科幻作品，构思巧妙，情节精彩；作者用生动而鲜活的语言，描述了一名儿童对于金钱的需求，以及突然凭空获得无尽金钱的喜悦；但最后作者笔锋一转，在戛然而止的同时揭示出了所有智慧种族的某种共性。吴弼川的作品从来都透着一种出奇的冷静，这种冷静在其长篇科幻《格兰格5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本书所收入的这篇《星系安置官》虽然稍嫌活泼，但其固有特色依旧未变。故事描写了一场宇宙间居民的迁徙与安置，而地球人中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利用规则拯救了全体人类。陈茜在《捕捉K兽》中提出



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假如有一种动物能够预知未来，那么怎样才能捕捉到它？无论采用射击还是陷阱的方式，它都能够预知这些危险，所以想要捕捉它们似乎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假如，这种动物居然被捕捉到了，那么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年轻的科幻作家在努力，成熟的科幻作家也在坚持。那些一直坚持创作的成熟作家风采依旧不减当年。科幻作家王晋康对于生物学极为迷恋，创作过诸多相关领域的科幻作品；对于生物进化，对于智慧起源，王晋康一直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观点与看法；而任何探究起源问题的结果，最终往往都会升华到一种神话与传说的层面——当年的《水星播种》是这样，今年的《兀鹫与先知》依旧如是。而科幻作家白墨则从另一个视角考察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早在千万年前就已被驯化了的狗一直是我们人类的忠实伙伴，但假如有一天，它们的智力有所提升，那将意味着什么？《终将发生的暴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也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关月球的遐想，科幻作家已描述过太多太多，诸如中空、人造等各种因素，都已被反复假设与猜测；而苏学军在《星辰海岸》中仍能独辟蹊径，借着一场来自宇宙的危机的悄然化解，为我们展示出月球来源的另外一种可能。而凌晨则透过一名女性的特殊视角，通过一名女性的曲折经历，以一种传统的科幻构造方式，讲述了一个新时代的神奇月球故事。

对于科幻文学的发展，科幻作家固然重要，但科幻刊物也同样功不可没——

2008年，《科幻世界》依旧引导潮头，刊发了大量优秀的科幻作品，而且有不少新人纷纷涌现。《漂泊者》的作者一反传统观点：假如我们只具有童年的身体和经历，却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智慧与知识，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而作者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这篇作品所写的是：当地球上发生某种灾变，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被送往太空以寻找新的人类家园时，究竟会发生怎样令人震撼的故事。《看不见的原野》则塑造了一个从未出场但深爱女儿的父亲，在世界因冲突已变成一片废墟的情况下，依旧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爱女继续享有我们人类祖祖辈辈一直能够享有的幸福权利。《一块黑巧克力》初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惊险故事，但随着情节的深入发展，你就能够读出其中的深刻思索与探讨；这不是一种询问世界本原的哲理思辨，而是一个人类所必须面对的深刻危机——是满足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还是解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

2008年，《科幻大王》也面貌一新，作品质量更加提高。在《妈妈》的



开篇，十分自然地反映出一名少年在不了解真相时对母亲那轻微的失望与叛逆，但随着故事的进展，你的心境会与主人公一起慢慢改变；而当你读完整篇文章之后，也许就会发现，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已跃然纸上——在阅读这篇科幻的时候，真的忍不住要流下眼泪。而作品《戏殇》则描述了一个技术时代的悲剧，它再一次让我们想起科幻作家杨平的精辟论述：技术的进步往会使一些原本属于人的本领丧失甚至变得无用。在2008年10月，《科幻大王》还专程在省内举办了数场科幻讲座，在中学生中掀起了一场科幻狂潮。

2008年年选的选稿范围还是2007年11月至2008年10月，体裁则为中短篇科幻小说。但说老实话，这一时段优秀的稿件数量实在太大——事实上本选集最初的预选稿量，至少是目前的两到三倍；但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忍痛割爱。所有预选稿件在情节、人物尤其是语言等方面都不相上下，让我们实在难以取舍，最后不得不以题材的独特性为标准，遴选了一些科幻构思比较新颖的作品；此外纯粹是基于篇幅原因，一些偏长的稿件只得舍弃，在此深表遗憾。

我们将继续努力，编选好每一年的科幻选集，把更多更好的科幻精品送到读者面前。

愿中国科幻之火燃烧不熄，永放光彩！

2008年11月



目 录

- 序 言 星 河 王逢振 (1)
- 动若脱兔 (未来的人类如何控制地震灾害, 是预报还是
采取措施提前减震) 星 河 (1)
- 漂泊者 (天真无邪的儿童被送往太空以寻找新人类
家园时, 究竟会发生怎样令人震撼的故事) 宅 人 (22)
- 皇帝的风帆 (皇帝的金箔风帆护卫着这颗绿色
的小星球) 郝景芳 (40)
- 看不见的原野 (世界毁灭后只剩吉吉这个小女孩,
孤独地在看不见的原野上活下去) 因可觅 (57)
- 兀鹫与先知 (机器人也有人格, 也有对生命的渴望) 王晋康 (69)
- 妈 妈 (我的妈妈, 值得匹配那枚我心中的英雄母亲奖章) 凌草夏 (81)
- 星系安置官 (星系安置官告诉地球人多布里 C 洋流即将来
袭, 成为泛涡状星系联盟的一员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吴弼川 (98)
- 一块黑巧克力 (虚拟世界的黑巧克力和真实世界的基
础干粮能是同一种口味吗) 穆子旭 (117)
- 捕捉 K 兽 (K 兽? 卡西业多斯? 毛西业多斯?
哪个才是它的真名, 哪个才是捕捉对象) 陈 茜 (132)



有钱人 (R级文明中的世上真有万能的存钱罐吗? 外星

学生的研究作业如何改变一个地球上孩子的生活) 赤色风铃 (141)

戏 殇 (这个疯狂的数据时代, 只要愿意贡献你的脑神

经和全息意识, 就可以成为神经视频演员, 梦想与

现实无法妥协) 江 韬 (151)

星辰海岸 (月球的深处隐藏着怎样一个秘密,

这一片星空属于谁) 苏学军 (179)

终将发生的暴动 (狗狗的智慧越来越发达, 当它们

的智慧达到高水平的时候, 那将意味着什么) 白 墨 (197)

月 瘤 (地球的重力异常区和月瘤区之间成立了

一个井装传送通道, 物体可以瞬间转移) 凌 晨 (208)

等待消逝的电波 (这是一束控诉的电波, 在冷漠

的宇宙中回荡) 飞 氖 (221)

催眠: 他人之梦 (迷雾重重, 谁是真正的正义者,

谁是背后的邪恶者, 精彩的计中计你能识破吗) 七 月 (226)



这是一篇描述未来人类控制地震灾害的科幻作品。

此文刊发于《科幻大王》2008年第1期，刊发后仅4个月，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令人遗憾的是，其时人类非但尚未掌握控制地震的方法，甚至连准确预报地震都没能做到……

但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有能力做到有效地控制地震灾害。

动若脱兔

星河

即使你能准确地预测每一次地震，也不能挽救所有的生命。

——题记

引子

“我这儿有个刚解密的内幕嘿——”梁玉刚突然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七十多年前河北唐山那场大地震，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整个一当时敌对国家搞的捣乱破坏！”

“除了核武，还真没什么别的工具有如此这般巨大的破坏力！”齐思远信口揶揄。与其说他是来“参加”实验还不如说是来“出席”实验，以示市政府对这一项目的有限关心。但就这么蜻蜓点水地上几次，也让他风闻了“梁大嘴”的外号。

“还真就是核弹！当年他们让一颗特殊的核弹从地球中心穿过，直奔东北半球的中国！”梁玉刚瞪着眼睛继续鼓吹。“这颗特制核弹一爆炸，破坏效果和地震一模一样，一般仪器根本区别不出来。”

“唐山既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没什么重量级的军事设施。”那名参与实验的硕士研究生刘万里忍不住插嘴。

“本来是打算整更大的城市，可那年头技术到底不过关啊，结果落到了唐山人民脚下。”

“一颗如此大的当量级的核弹像幽灵一样悄没声地穿过地球？”闲坐在一边的范因强不屑地把头扭向一边，他是这个项目总负责人的“总助手”。“就算是只跳蚤，钻进地毯底下还会拱起个包来呢！”



“自己觉得可笑吗？”刚走过来的项目总负责人杜晓林接过范因强的话茬儿，平静地对梁玉刚说道。“睡醒了就干活吧。”

干活也不能让梁玉刚那张碎嘴闲下来。别人都不理他，他只好教育来实习的研究生刘万里。

“其实这影响爆破地震动的主要因素并不多。”梁玉刚紧挨在刘万里身边填埋爆破材料。“首先是爆破能量大小，咱都用装药量表示；其次是爆破类型，比如咱这是瞬时爆破但还有延时爆破，咱这是埋入填塞爆破但还有裸露爆破。再有呢……再有你来说说。”

“应该是爆破的几何参数吧。”刘万里知道“梁大嘴”说不下去了，笑着接过腔来。“比如炮孔间排距、孔径、抵抗线大小、临空面状况什么的，另外岩石性质和地质状况也会有影响。”

“小伙子行，没白和杜老师学。”梁玉刚拍拍刘万里的肩膀。

爆破实施的时候，全体都进了掩体。杜晓林没像那几个实习的年轻女孩一样戴上耳罩，他自信自己那身经百战的耳朵已近麻木。硝烟几乎是与那声巨响一起以弹射式的方式散开的，那些还戴了口罩的女孩开始查验仪器记录的各项指标。今天的实验就算大体完成了，范因强草草地看了一遍原始数据，进一步的结论要等回去才能做出。

范因强那个跳蚤的笑话给齐思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总是在心里回想：把跳蚤换成老鼠就差不多了。总之这个故事深深地驻留进齐思远的脑海，以至于当晚他就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梦。其时他与一名动物演员同台演出，不过他只是以旁观者身份居于次要角色，而主演则是那个凶残的爬行动物。它远比跳蚤为大，如同一只放大了百倍的鳄鱼。每次这个匍匐的怪物都要从地下藏匿处摇头摆尾地爬出来；它已经沉睡了一段不短的时间，现在，它打算动上几动了。

所以当整个实验愈来愈接近尾声时，每天晚上齐思远都觉得自己身后的地下留下了什么，总在一鼓一鼓地提醒他注意。可每当他凝神回眸认真察看时，却发现大地仍如古人所形容的那样：静若处子。

于是每次齐思远都放弃胡思乱想，调头离去。而在这一系列实验结束后的日子里，随着时间推移，他也就慢慢忘记了这一无稽之谈。

可齐思远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最后一次转头离开之际，他身后的地面还真的鼓翘了几下。



接着就真的震了！

大地仿佛被通上电一般剧烈震颤起来，附近的山麓丘陵也随之迈开沉重的舞步。高矮树木纷纷晃动不止，如同风中难以立足的人群。个别公路夸张地扭曲了几格，就像是被一只巨手重新摆放成其他几何形状。

在都市街衢之间，首先参与运动的是高耸的楼宇，它们左摇右摆，让人想起“春风杨柳万千条”的诗句。其次是一群群中型建筑，从边角处落下一堆堆砖块瓦砾，扬起一阵阵建筑尘土。最后，那如同兵营的低层楼房像多米诺骨牌般齐刷刷地倒塌下去，宛若微风刮过麦浪，又仿佛石子落入池塘，推开圈圈涟漪。

贯穿城市的大河掀起了真正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飞架南北的悬拉桥有节奏地振动着，幅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数千吨钢铁材料突然变得柔情似水，像缎带一样起伏飘荡。高达数米的波浪在主体结构上缓慢爬行，好似一条发怒的巨蟒。就在一瞬间，承重的钢索猝然而断，从天而降的桥体落入万丈深渊。各种构件像巨人手中的玩具一样飞旋而去，桥面上失去依托的汽车陡然颠起，失重让车内的人们惊恐万分。

杜晓林注意到，有一个人正在艰难地向桥头行进，想要尽快离开这一是非之地；但他步履维艰，每移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

令人奇怪的是，杜晓林在观看这些景象时，并不置身其中任何一处，而像是在空中俯瞰。这让他不得不寻找身下的支撑，才发现自己并非完全悬空，而是趴在一张大床上面，双手托腮撑起脑袋。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本与地面毫无接触的床体猛然摇晃起来，就好像地震波不是通过固体而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一样。

床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这让杜晓林陷入一段恐惧的回忆。但他顾不上回想，因为床体一旦散架，自己就会跌落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向地面！

杜晓林最后一个还算清醒的念头是：这不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没有悬拉桥，只有一座小小的石板桥。

杜晓林不是突然惊醒，他从不相信电影里那种冲出噩梦抱头坐起的镜头。每当骇人的噩梦侵袭杜晓林沉睡的意识时，他一般都会敏感地知道自己在做梦，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干脆人为篡改梦境，促使它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刚才有关悬拉桥和石板桥的判断，就是他开始清醒的一个标志。



尽管如此，杜晓林还是被那梦给吓醒了。他大汗淋漓，床单如同水浸一般。

杜晓林起身拉开冰箱，打开一罐可乐一饮而尽，先把嘴里因宿醉未醒产生的苦味清掉。然后他坐回床上发呆，不知该做什么。墙上挂钟的时针刚刚偏过五点。

这个梦与昨晚的视听资料不无关系。

类似的场景已很久不曾入梦，甚至在记忆中都鲜少出现。每当他无意想起往事，总是摇头甩开。但昨晚的资料又把他拉回记忆深处，尽管后来他跟着大家一起使劲喝酒唱歌，但那些画面已深深印进他的脑海。

直到杜晓林把汽车发动起来，他的思路仍在梦乡回旋。他知道这很危险，几次猛烈甩头想要挣脱出来。好在这条国道地广人稀，没有多少车辆。

与杜晓林不同，李可鲁不是从梦里而是从现实中获得了今早的不快经历。从一清早李可鲁就开始不顺。昨晚休息得不是很好，早早地醒来，却发现从儿子房间透出灯光——他居然打了一宿游戏！儿子还争辩说自己是在学习，这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分明看到了电脑屏幕上那只粗糙的怪兽。

幸亏妻子夏菲菲进来才让他归于心平气和，他注意到怪兽身后的背景，越看越像那款地震模拟软件。上次夏菲菲在家招待客人，他借口检查孩子作业，躲进儿子房间继续工作，于是留下了这一软件。

“你到底在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儿子确实不是在游戏——虽说这也不是什么正事。

“修改了一下您的软件。”儿子兴奋起来。“您原来设的阈值区间太窄。”

“要那么宽干什么？”李可鲁不屑道。“爆破的破坏力不能太低，否则根本起不到作用。”

“那上限呢？”儿子的语气很正常，但李可鲁仿佛听出了其中的嘲弄。“您考虑过上限没有？”

“上限怎么了？”李可鲁反问。“以不伤人为限就行了。”

“您看啊。”儿子半个屁股坐回到电脑前。“咱不管那么具体，就看这个最后综合出来的总系数，我把原来的上限系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没问题啊。”看了儿子的演示后李可鲁说，但马上又很没底气地补充了一句。“上限是根据人家要求设的。”

李可鲁夫妇携手建立起一家小型电脑辅助设计公司，依靠模拟软件来描述各种工程问题，由于近来城建工程数量不菲，公司大有蒸蒸日上之感。这

款地震模拟软件是应市规划局之约定制的，为了考察它的功效，李可鲁今天准备出一次现场。

“那咱们再试着放大一倍。”儿子在一旁说道。

一根细丝般的绿线悄悄朝着目的地挺进，沿途出现一些“小虫子”的阻挡，但这次的“小虫子”比上次多了许多。绿线如同一只条状生物，一路上遇佛杀佛遇祖杀祖地吃掉了不少“小虫子”。可接下来，这条表征地震走向的条状生物非但没有按照软件预想的那样变细，反而随着胃口大开身躯也日渐庞大……

最后的效果显然是儿子的创意：那只不规则的条状生物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浅绿色怪兽跳向屏幕之外，把李可鲁吓了一跳！

——遗憾的是李可鲁没有窥视过齐思远的梦境，否则他会一眼认出这名动物演员的！

“我不懂您的专业，但我试着解释一下——”儿子的口气相当谦逊，但李可鲁怎么听怎么觉得他是在讽刺。“过度的爆破会激发地震带波，起到一定的放大作用，就像传统的三极管一样。”

李可鲁浑身一震。

“您总不是在做诱发地震实验吧？”

从背后传来的儿子的话，一字一句都敲打在李可鲁心上。

就这样，由于杜晓林昨夜的噩梦，以及他心不在焉地开车的缘故；由于李可鲁今晨的震惊，以及他心不在焉地开车的缘故，两辆车终于相撞在了距项目场地两公里的地方。

前方的项目场地已聚满人群，虽说不上是人山人海，但也可谓盛况空前。

二

每次新闻发布会之前，星河都需要在心里演练那些有可能提到的问题。这里没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只好把演练场所安排在洗手间。还不能长时间霸占洗手池前的镜子，那样无声地注视自己会让人觉得奇怪。星河只能站在隔间里在心中默诵。

“目前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到底进展如何？据说地震台预测到地震也不能随便发布，那要他们干什么？只是为了在震后测测震级吗？好多国外网站又快又准呢。”——问题相当尖刻。



“不能这么说。预报是一回事，向社会公布预报结果又是一回事，这是有相关政策的。”星河息事宁人，十分低调。“而在一连串小震或有感地震之后，是否会演变成强震，也是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无强震发生的预报也很重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再说不要他们，以后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地震的准确预报。”

“我把问题具体化一些吧：据说在上次地震之前两天，前兆地震台曾观测到明显异常的地震信息，但没有上报。”——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智的记者的提问。

“你的消息没错。是没受到重视。”相信这时台下会飘过一阵低语。但面对大家惊讶的眼神，星河会解释得很慢。“当时地震台正在改造，施工人员进出频繁，结果有关人员误认为这些异常信息是人为干扰所致，从而错失了预报良机。”

星河知道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前兆地震台以前用的是老式测震仪，无法准确捕捉地震前兆信息。为了提高预报水平，该站进行数字化改造；地震前两天，刚改造好的部分数字地震仪偏巧观测到了异常信息——但到底没能发布地震预报。

“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可能会有记者穷追猛打。

“也不算太巧吧。改造地震台也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因为产生了警戒之心了才有此举措。”

“……”

“……”

星河在把事先想到的题目演练了两次半之后，在镜子前稍事整理才开门出去。大厅里已经三五成群地聚了不少人，打着招呼，交流着彼此的信息。一群小学生围在候风地动仪的仿真模型前，手里拿着不同型号的音影录制设备。

“这是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我国古代用来预报地震的。”一个小男生给一个小女生解释。

星河虽然走得匆忙，但还是回头拉住那名小学生。“小伙子，这可不是预报用的。”

“那是干什么用的？”

“测量。”星河告诉他。“地震发生时它会有反应的。”

“事先不知道，事后才知道？那有什么用？”小学生狐疑地看着星河。



“再说你是谁？”

“相信我，我是今天这个项目的总协调人，也算半个地震专家。”

“专家的话也未必都对。”旁边的女生友情声援。

星河苦笑着摇摇头。在如今这样一个分工细化同时各行业专业性又极强的时代，这种凭想当然普遍质疑专家的观点其实非常有害。但我们的教育总是相对滞后，这一观念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许多人心底，并被灌输给了孩子。

“那你再问问你们老师吧。”星河说罢便匆匆离去。

星河赶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五分钟走进会场，人差不多齐了。星河坐到袁文英身边，和她聊起刚才与小学生的席话。

“说明里应该强调了，他们可能没注意。”袁文英告诉星河。“我们有些历史成就确实被过分夸大了。”

“这可不是好事。”星河随口接道。

“就是对它测量地震的本领我都怀疑。”袁文英补充道。“两千里外的地震，就算能感觉到震动，怎么可能正好让铜柱倒向那个方向呢？就算铜柱有‘感觉’，方向也该是随机的才对。”

“不仅是靠地表传播的震动。地动仪中央有根棍子直通地下，在被埋设的部分上也有很多机关。地动仪的地下部分不比地上部分简单，所谓失传的就是这部分。”星河解释说。“现在仿造的只有地上部分。”

“地上结构也太简单了，花哨得像艺术品，地道的形式主义。”袁文英有些不屑。“还要专设一间房子供奉它，当神龛啊？我看那孩子说得没错，事后才知道有什么用？”

“还是有点用的。”星河貌似严肃起来。“考虑到当时没有电报、电话和网络这些先进的通联方式，这玩意能把几千里外出现震情的事态即时报予中央领导知道。等外地信差累死一打快马，几个八百里加急下来，气喘吁吁地报告皇帝陛下：某某地方发生大地震了！这时圣上可以很潇洒地微微一笑：朕早就知道了。”

“你开玩笑啊？”

“开什么玩笑？”星河惊讶道。“事实啊。有助于去除您脑子里的一些谬论。”

没等袁文英反讽星河一句，新闻发布会已经开始，她只得先偃旗息鼓。

主持人齐思远一一介绍主席台上一干官员，念到规划局局长的名字时袁



文英睁大眼睛，询问星河规划局怎么会掺和进来。

“姓杜的小子玩了个花活儿。”星河不动声色地告诉袁文英。“前一段你在外面跑，不知道这里的内幕。”

主席台不算大，但一举一动下面都会看得十分清楚，所以星河没法给袁文英细述杜晓林的思路。

这一年多来，杜晓林一直在搞“爆破消震”项目，实地实验也做了三个月，可以说已日臻成熟。现在他决定玩一次大的，有实用价值的，能够直接消除中期预报里可能出现的地震的。不过杜晓林熟谙各种社会规则，他走的不是科技项目申请的序列，也没有陪着笑脸去拉企业赞助，而是直接联系了城市规划部门。按照杜晓林的说法：我要是按科技项目申请，就会繁文缛节无数；而我联系城市规划部门，廉价帮它搞几处地下工程爆破，它感激我还来不及！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不但无需资金投入，最后还能赚钱！“反正我的项目就是要搞一系列地下爆破，我选址的时候就有意向规划中的地下工程倾斜。”“虽说在我的项目图标上，有几处爆破点不是规划部门需要的，但那些全选在了荒地之下，就算炸烂了也没关系；而为了保证项目数据的准确性，规划部门额外要求的几处必炸点我会事后补炸，而不安排在今天。”

星河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此前自己与杜晓林的一次对话，对方充满了自信。“假设这有盏红灯，是专门预报6级以上地震的。只要你敢让它提前一周亮起来，下面的事情就由我来做。”

“听着有点神啊。”

“科学在经过证实之前就如同魔法。”

所以项目的正式名称是“城市地下工程系列爆破”。可话虽这么说，媒体却没闲着，早就闻风而动，蜂拥而来。加之前一段的地震预报也非无风之浪，人们更是趋之若鹜。

介绍完嘉宾后齐思远才解释：杜总的车出了点小麻烦，所以我们先请星河做介绍。可没等星河向大家微笑，一张纸条就被送到眼前。他开始还以为提问，读罢神情顿时严肃起来。

与几个人稍事商量之后，星河的第一句话就让人议论纷纷——

“我先授权宣布一件事：今天的‘地爆’项目暂停，延后时间暂时也无法确定。”

“实在抱歉，在得到正式通知之前，我不能接受任何采访。”星河甚至不得不挣脱开对方的拉扯。

“你就是这一项目的总协调人，你还要等谁的通知？”女记者咄咄逼人。

“项目暂停已经向市里和国家地震局做了汇报，现在我个人不能再代表谁了。”

“那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协调人。”星河甩下女记者。“协调人而已。”

“总不能因为某位员工家属的溢出计算就停工吧？”杜晓林不满地追在刚进来的星河后面。项目暂停让他十分恼火，不过他也没闲着，刚把梁玉刚他们派出去组织另一个实验。那是个单独的“爆破消震”点，与今天的“城市地下工程系列爆破”无关。

“刚刚得到来自国局的同样指示。”星河关上门。“那几位大家已经到了。”

杜晓林愣了一下。“他们不是看不上我的实验吗？”

“也不是看不上，咱们对外宣传的只是‘地爆’嘛，又没说‘消震’。”星河帮国家地震局的人圆了一句。“不管怎么说，现在人家来了，据说在路上也讨论了同样的担心——我知道，结果肯定不会像一个中学生计算的那么简单，还有太多的影响因素。可很多事情不得不防啊。”

“我先问一句：您到底支持我吗？”

“说实话，不太支持。”星河诚恳地摇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了解您那个理论基础。”

“首先……我研究的不是地震预报，我的工作是地震消除。”杜晓林直视星河。“而且我对预报不太感冒。”

“不管你感不感冒，这个工作一直有人在做。”星河一直不喜欢杜晓林的脾气，这个人过于直率。“上次地震有意外因素在里面，预报毕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你怎么不感冒地震预报？你不是还对我说过那个‘红灯’理论吗？”

“好。我说的是对中短期预报不感冒，但对地震的总体走势还算关心。”杜晓林的语气放平缓了一些，不再那么急躁，也许他想起以前与官员打交道